

364

春秋分記

三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六十三

宋程公說撰

宋世本第二

平公

元公

景公

平公

謚法治而無書曰平

名成共公少子共公卒蕩澤弱公室華元使喜攻蕩氏立之成十五年嗣立明年改元至昭十年卒在位四十四年

成公經十有六年夏四月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傳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鄭子罕伐宋

滕宋與國鄭因滕有喪而

伐宋將鉏樂懼敗諸洧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洧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經十有七年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經十有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冬楚人鄭人侵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

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傳十八年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

取朝邾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郛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

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

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

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

謂身為戎首稱兵入伐害國殄民

宋人患之

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

不敢貳矣

惡謂魚石

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

贊其政以間吾讐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

地以塞夷庚

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楚封魚石彭城欲絕吳晉之道

逞姦而攜服

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 秋七月宋老佐華喜圍彭城老佐卒焉 冬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

曰成霸安疆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

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

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

襄公經元年春王正月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傳元年春已亥

傳不書月正月無已亥

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

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

胡安國曰書圍彭城者魯史舊文也曰圍宋彭城者仲尼親筆也楚已取彭城封魚石戍之三百乘

矣則曷為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
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
謹王度也

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鄭子然侵宋取犬丘

經二年春王正月鄭師伐宋

楚令

經六年夏宋華弱來奔

傳六年宋華弱與樂轡

子蕩

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

蕩怒以弓梏

古毒切

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

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

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食亦

切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門亦當以不勝任見逐子罕

善之如初

經九年春宋災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子罕為司城以為政素戒為備火之政使伯

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音本梘音局具費籠土輿

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廵丈城繕守備表

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

右官官庀其司

庀具也
芳婢切

向戍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

器亦如之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

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

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

宋遠祖

于西門之外 晉

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

問宋

何故自知
天道將災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

音畫以出

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

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

相土
契孫

商祖

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

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傳十年夏四月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

向戌焉五月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

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

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

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

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

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

詳見
偏陽

六月楚子囊

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母庚午圍宋門于桐門衛侯救宋

師于襄牛

秋七月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

侵宋北鄙

經十有一年夏四月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秋七月

楚子鄭伯伐宋

詳見
鄭

經十有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傳十五年冬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
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
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
子罕寘諸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經十有七年秋九月宋華臣出奔陳

從告

傳十七年冬宋華閱卒華臣

閱弟

弱臯比

閱子

之室使賊殺

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

合向戌邑屋後

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

吳妻

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

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
之門必騁惡之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瘞狗入於華臣氏國
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晁補之曰大臣擅相賊君欲討而卿不忍蓋國弱
也國弱斯恥矣左師向戌為賢乎則欲靖國而縱

有罪何哉既謂之君舍之矣而過必騁以示惡之

奚補

宋皇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周十一月
今九月子

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皙實興我

役

國父白皙而
居近澤門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

子罕黑色
而居邑中

子罕聞

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

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為役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

之本也

經二十有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傳二十六年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

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共姬子入夕共

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甚也姬納諸御嬖生佐元公

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向戌畏而惡之寺人惠牆

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 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子

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謂大子不惡

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
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
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

詐作盟處為
大子反徵

而騁告公

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

曰欲速

欲速
得位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

佐母
棄

與左

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唯佐也能免我

其以

婉

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

之語

欲使佐
失期

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子公徐聞其無